

「你不覺得在聖誕前夕放映這電影《Passion》給學生看是太不適合嗎？太不近人情嗎？電影的內容充滿暴力、血腥、猙獰、醜惡、可怖的場面，你認為適合這些十幾歲的學生看嗎？難道你不知道我是猶太人嗎？」她猛力地抽扯她脖子上的項鍊，搖動鍊子上的吊墜，這是達味星。對筆者咆哮：「告訴我！你憑甚麼理論放映這齣電影？」「沒憑甚麼。只是基於『愛』，我在放映電影前，我已經給學生講解有關電影的製作背景、導演的生活經驗及拍攝的動機、還要求學生在賞析時特別注意電影當中的各個人物對話、耶穌基督怎樣面對司祭、群眾、彼拉多、門徒、左右盜和祂的母親，看看這些人物有甚麼反應。」「你知道我是猶太人，我最了解這導演拍攝這電影的企圖！這電影不盡不實！這只是他個人的演繹！」筆者淡淡地回她一句：這電影是以聖經為基礎。她這個近乎莽撞的舉動卻令筆者費解，心裡真的不是味兒——筆者的教學遭到第一次的「干預」與審問！這英語教師悻悻然離開。

誰知道，下課後坐回位子批改學生的作業時，一位輔導主任客客氣氣地走過來，說接到外籍英語教師的投訴，要求筆者解釋給學生放映上述電影的動機及教學法。筆者爲了這一投訴，展開了一次「電影導賞」：年青的 Mel Gibson 遭受一幫子流氓毆打，弄得遍體鱗傷且不似人形，後來得到醫護人員和善心人士的捐贈、照顧，身心逐漸康復過來。他感恩：過去他是一個不務正業的青年，橫禍後痛定思痛，積極面對生活和檢回來的生命，拍攝這齣電影是他的心願（參考年前《公教報》電影評論）。電影確實有令人不安的畫面，但同時令我們透過聲音、影像，超越時空去認識耶穌爲人類受苦的經歷和祂的智慧言語和行爲。在賞析電影時，筆者要求學生注意：苦難當前，耶穌怎樣教導祂的門徒？祂怎樣祈禱？怎樣在非人可及的苦難中超越痛苦而堅持不懈——爲人受苦？主耶穌憑甚麼或誰而可以這麼堅定不移？當學生把自己代入群眾其中的一個角色時，他或她有甚麼體會和反應？爲甚麼是這樣的？電影中不只是暴力血腥，也有溫馨動人的場面，若學生受傷害，最心痛如刀割的是誰？爲甚麼？聖母瑪利亞怎樣照顧耶穌？學生的家裡人又怎樣照顧他們？他們受傷害時，家人有甚麼表示？……筆者一面說着，對方一面聽着……就是從藝術角度來看，這也是一齣值得觀賞的電影。若一幅圖片訴說一個故事，這電影訴說了多少個人多少個故事？何況，這並不是故事般簡單！四十五分鐘的「解畫」令這位沒有信仰的主任躍躍欲試，筆者歡迎她進入課室和學生一起觀賞這電影。

令筆者感動的是平日口裡愛「落井下石」的學生，這回只是全神貫注地觀賞，偶然當可怖的場面出現時，才本能地發出悲傷的吶喊、靜靜地流淚、正義的呼求：夠了！夠了！別打了！他們看得投入，主耶穌身體哪個部分被折磨時，他們的身

體哪個部分就感到莫名的刺痛，有些雙手甚至抱着腦袋、按着背子。自然，有些害怕得趴在桌上，雙手按着雙耳；這時候，筆者不會干涉她們的——這確實非人的行爲！

這個教學單元是「耶穌」。電影只是教材的一部分，不必放映整齣電影，看課題需要而剪裁。不過，若放映了耶穌受十字苦刑一幕，最理想是讓學生看到耶穌的復活，這是給他們的安慰，讓他們看到我們的信仰：人經歷死亡後而復活，我們的信仰才不致落空！誠然，經歷了「官能上的折磨」後，學生對受難至死而復活的耶穌是依依不捨的！

聖誕當前，筆者在學生的再三要求下看了這齣「不近人情」的電影，確實「不近人情」！可是，學生卻告訴筆者：我們該好好珍惜這聖誕節，聖誕節不只是盡情地吃喝玩樂，我們更須要學習耶穌爲人的犧牲精神。

電影引錄了多段依撒意亞先知的說話，筆者趁佳節當前，給學生送上聖誕賀卡，賀卡上有一幅色彩繽紛的圖片，描畫着《依》11.6-9的平安圖像。筆者在卡裡寫着：同學們在看着電影時，我不但在陪伴你們看着同一齣電影，我也在看着你們——一張張俏似天主的臉孔呈現着對不義的公義、憐憫、哀傷、關懷。令我很感動！藉着聖誕佳節，盼望你們從這一刻開始能活出天主的肖像，帶給所接觸的人平安。這聖誕佳節對我們才有意義！

適逢聖誕佳節，筆者送上美味巧克力讓學生獲得一點味覺享受——畢竟，聖誕是令人憧憬和快樂的！

課後，筆者寫下兩道題目着學生回答：

1. 根據電影，寫出主耶穌被判處十字死刑的三個原因。你接受這些原因嗎？爲甚麼？個人認爲可判處甚麼刑罰？
2. 當看到主耶穌受苦難煎熬時，你內心有甚麼反應和感受？爲甚麼是這樣的？

事後，筆者收到了一百多篇動人的回應。讀者可嘗試一下，到時候，也可收到天使般的回應。

若錯過了這佳節的話，不妨在四旬期爲學生剪裁電影，讓這不近人情的電影展現我們「情人」對全人類的愛情。